

大胭脂

YAN ZHI DA SONG

一千年，用来等待太长； 禾早◎著



一千年，用来相爱太短。回眸之间，天上人间，
沧海桑田的流转， 看不够你隔世的容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國海峽

THE GREAT STRAITS
A HISTOR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819-1947

by
J. B. MOORE



大咽字脂

禾早◎著

DA SONG YAN ZH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胭脂大字

目录



第二十六章	闯官	1
第二十七章	瑶瑟	11
第二十八章	身世	21
第二十九章	拒情	31
第三十章	浴佛	41
第三十一章	争执	51
第三十二章	遇刺	61
第三十三章	倾情	71
第三十四章	寻徒	81
第三十五章	红娘	91
第三十六章	眷属	101

第三十七章	碧波	112
第三十八章	少年	122
第三十九章	荃荃	132
第四十章	舌战	142
第四十一章	生离	152
第四十二章	白狐	162
第四十三章	种谔	171
第四十四章	阵法	182
第四十五章	归来	193
第四十六章	死别	203
第四十七章	废后	214
第四十八章	意外	225
第四十九章	归来	235
第五十章	终聚	244

尾 声	255
后 记	257



第二十六章 闯宫

天圣五年，东京。

算起来安心穿到宋朝已有五六年。现下她也算是及笄之年的待嫁女子了，可此时她正毫无淑女模样的在房中走来走去暴跳如雷。

蔡襄在一旁看着她暴走，心里感慨万千，一别已是好几年了，当安心再次回到蘅芜苑的时候，他们都已长大了，再不是当初那幼童模样。虽然蔡襄对安心的感觉仍旧未变，但是看到安心为了这次带回来的这个男子奔走担忧的样子，也知道自己大概是毫无希望了，只能将深深的情意压在自己的心底，黯然魂消。

“御医院的这些家伙都是笨蛋！大笨蛋！”安心气鼓鼓地。

“你不是也治不好么？”躺在床上的江傲冷冷道。他早已清醒，但因为玄武那一掌，现下伤势却仍在恶化中。

安心原本也以为治个小伤小痛的没有问题，可是真正治起来，她却又束手无策了。江傲体内的伤势非常奇怪，心脉附近都被玄武的纯阴掌力震伤，安心只能用药慢慢将那些寒力驱散到离心脉较远的部位使江傲清醒，却不能彻底将那寒力清除，是以江傲能醒，却仍在伤痛之中，一旦药性再也逼制不住寒力，寒气攻心，他就真的死翘翘了。最让安心暴怒的是，回到太白居找李止一的时候，那老家伙已经溜没影儿了，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好在太白居安心先前就已安排好，昊天教最近又没去捣乱，还在正常营业。她在余杭郡寻找了数日也未能将李止一这个老混蛋找出来，无奈之下，只



得带了江傲上路到东京走走赵祯的后门。看有没有什么御医能治他……

“这也就罢了！有个笨蛋御医居然说要用寒毒之药来以毒攻毒！哈！笑死人，估计那贴药你一吃下去，当场就因为寒气大增一命呜呼了。”安心怒极反笑。

江傲扬了扬眉毛不置可否，反正他对医药之道一窍不通，只能像个木偶般被人摆弄。他只求上天保佑，不要被安心玩死就好了。

“不行！我要去找赵祯！我要去搜刮大内的灵丹妙药！”说完安心转身就走，丢下两个在后面相视苦笑的男人。

安心此次进宫再不像从前那般防碍重重了，因为有了赵祯的特令，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许阻拦安心在宫内的行动。这两年因为太后身子日渐衰弱，而赵祯渐渐年长，朝中权事刘太后也慢慢下放给了赵祯，虽然此时他还未亲政，但说话行事比以前稍稍有了些份量。

小太监说赵祯刚从文德殿下朝至凝晖殿书房批阅奏章，安心想了想此时进去应无大碍，于是也不要太监通报，直直便闯了进去。

一进门，就见赵祯高高坐在上头，底下恭身站着个黑脸的官员，两人正在闲谈。

安心才不理睬那么多，走过去便挑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她现下从来不跟赵祯客气，什么皇权天威在她眼里如同摆设，想让她跪拜行礼，免了吧，只要太后不在跟前，赵祯这小子不会拿她怎样。

赵祯见到安心倒是喜上眉稍，只有那个黑脸的官员却是一脸古怪的神情，想必认为安心是赵祯新近宠幸的后妃，侍宠而娇吧，只是那一身衣裳，却又不像。

“你怎么来了？朕正在劝希仁不要辞官返乡呢！”赵祯说着就想站起来迎上去，可是想了想，当着臣下如此举动实在是失检点，是以仍是坐了下去。

“希仁？”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安心看着面前这张黑黑的脸，顿时想了起来，惊道：“包拯？”

“是！”包拯不知这女子与赵祯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以也不多话。

安心奇怪地瞄了几眼包拯，如果没记错，他现下应该官不大吧，怎能得到赵祯的召见。沉默是金，这种朝政的事情轮不到她来多嘴，更何况还是她这种穿越人。

“怎么？你也知道希仁？”赵祯倒是一脸兴味地瞧着安心。包拯是今年的新科进士，自己因为看了他的文章觉得是个人才才破格召见，没想到安心居然也知道。

“那个……我听人提起过……”安心敷衍着。

“哦？”好在赵祯也不追问，道：“希仁因为父母年老是以要辞官回乡奉养双亲，朕正舍不得这个人才呢！你来得正好，帮朕劝劝，让希仁将父母接到东京来住便是，朕再赐一座宅子给他。”

丫丫滴，这个赵祯还真大方哎。要知道北宋的时候，东京城内是寸土寸金，许多朝中大臣都没有自己的府地宅子而是租赁别人的房屋来居住，他为了挽留包拯居然赐下府邸！赵祯看人的眼力果然不错。安心眨了眨眼，但这关自己什么事啊！干嘛非得掺合进去，自己可是来找赵祯搜刮灵丹妙药不是来做说客的。想毕笑道：“既然希仁大人孝心如此虔诚，皇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包拯面上浮出一丝笑容，向安心点了点头以示谢意，跪禀道：“臣未有寸功却受如此天恩实是心下惶恐，但家父母年事已高，实在受不得途中颠簸奔波，是以还请皇上开恩允臣辞客回乡。”

赵祯无奈地看了看包拯，见他心意已决，也不便再多说，便道：“既然你如此孝顺，朕也不忍勉强，就准了吧！”

“谢皇上！”包拯再次谢过。

安心无聊地打了个呵欠，这种朝政之事还真是无聊。虽然包拯身为一代青天名臣，但自古君天臣地，名声再大，为官再清廉，再受皇帝宠爱，这些俗礼也都免不了，稍有怠慢就要遭到皇帝疑心，大臣参劾。还是自己平民百姓来得轻松，管他什么王侯将相，只要不掉脑袋，不拜就是不拜。

等包拯出去了，赵祯这才从皇座上走了下来，望着安心笑道：“今儿怎么有空来看朕？前几日你宁愿待在医官局中与那些御医们厮混也不愿顺路过来瞧瞧。”言下之意颇有些幽怨。一个大男人，用这种语气，还真是让安心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安心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手一伸，道：“拿来！”

赵祯奇道：“什么？”

安心道：“你这有什么灵丹妙药或是别处进贡来的珍奇药物都拿来。”

赵祯皱了皱眉道：“上回你说的那个身受重伤的朋友还没治好么？”



“是。”安心的面色一下子黯淡了下来，道：“我治不好，我只会治那些小病小痛，对外力引起的内伤束手无策。”心中暗想，要是师傅在就好了，他一定能治的。

赵祯凝神想了想道：“要不让展昭去瞧瞧吧，他们习武之人对于治疗这些掌伤之类的伤势也许并不比你们大夫差。”

安心暗想，难道只有用内功将寒力逼出来这一条路子可走？也许可以试试，但玄武的武功跟展昭他们不是一个等级的，不知能不能救治。想毕点了点头，又笑道：“你可别小气，灵丹妙药之类的还是得交出来！”

赵祯面带苦笑道：“朕像是如此小气的人么？”言毕吩咐门外当值的小太监去将各番属国进贡的专治内伤的妙药取来。

赵祯已许久未见安心，难得此刻可以与她如此亲近又无一外人在场，正心中暗喜，盘算着是否要将想纳安心为妃之事说出来。但安心最近仿佛心情不好的样子，是不是再等上几月？只是他已等不了，生怕几个月后，安心又不知跑到哪去逍遥。正想开口，就听得门外一阵喧哗，一个小太监尖着嗓子道：“娘娘，官家吩咐外人此时不能进去……”

“让开！我可是外人？你再不让开小心我砍了你的脑袋！”一个愤怒的女子声音传进来。

“可是娘娘……”那小太监还待再说，就听见一声清脆之响，已被甩了一个耳光。

赵祯望着安心尴尬之极，他已知晓来人正是那个骄横自恣的郭皇后，心内愤怒，却又不能发作。

安心好笑地看着脸色变黑的赵祯，戏笑道：“皇上，后院的葡萄架倒了，柳氏的河东狮吼来了。”

赵祯更为尴尬，葡萄架倒了这个笑话他自然听过。说是有一县官见一属吏面有伤痕，问原因，属吏说：“昨晚乘凉，葡萄架倒下来，刮破了面皮”。县官说：“你别骗我，是老婆打的吧？”叫他把老婆带到大厅，要替他“管教”，骂道：“夫者妇之天，天可欺乎？罪不应恕”，要打板子。没想县官夫人在厅后偷听，一块石头砸来，又冲出推倒公案，大骂：“她女流之辈，岂可责她？”这倒县官惊惶失措对他的下属说：“你们先回去罢，我家的葡萄架也倒了。”虽然他不懂柳氏的河东狮吼是什么意思，想必也是安心在取笑他“惧内”。

正在赵祯气愤着愤之时，郭皇后已带着几个贴身侍女闯了进来，冷笑着瞄了眼安然自若坐在那里的安心和气得变色的赵祯道：“那门外的小太监不是说官家正在召见大臣不让臣妾打扰么？怎么，这女子就是官家正在召见的大臣？”说着也不容赵祯多说，又接着讥讽道：“臣妾倒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大宋的朝臣竟都改为女子了！”

这几句不咸不淡的风凉话一说，赵祯更是气恼，但碍于郭皇后是太后的人，他并不想在此刻与她撕破脸皮，只是冷冷道：“朝政之事不劳你费心，喜鸾，扶你们娘娘回去吧。”

郭皇后一听赵祯要赶自己走，更是连连冷笑出声，推开了喜鸾过来搀扶的手径直走到安心面前道：“大胆刁民，你是什么身份？见我进来也不磕头跪拜？你倒是仗了谁的势，倚了谁的权敢这样无视我？”说着，只拿眼瞟着赵祯。

安心先前还正在欣赏这个柳眉倒竖，薄怒轻嗔的郭皇后，见她虽算不上绝色倒也五官端正秀美，暗想赵祯福气还不错。可现下见郭皇后将火发到自己头上来了，顿时觉得挺无奈，原本给她磕个头行个礼就当是入乡随俗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自己与赵祯之间压根儿就清清白白什么事都没有，此时听她的语气倒是像在指责赵祯与自己在这一偷情私会，倔性子一上来，天皇老子也不放在她眼里。安心也不说话也不站起身来，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郭皇后冷笑。

郭皇后见这女子不惊不忙没半点将自己放在眼里的模样，心下更是料定她与赵祯关系非浅，仗着赵祯的宠爱，连自己都瞧不起了。且别说不知为了什么赵祯现下还未纳她为妃，这日后万一要是进了后宫，自己的皇后之尊怕是也无法震慑她，更说不定赵祯会下令废掉自己将皇后之位拱手他让。转念之间顿时起了杀心，吩咐道：“将这眼里没人的刁民拖下去打一百大板！”

左右侍女太监一听都吓了一跳，一百大板啊！寻常宫内犯错受罚也不过十板了事，就这样都已打得皮破肉绽，一百大板那是要生生将人打死啊！虽说这女子如此无礼也够得上死罪，但皇上却不知是何意思。他们心里寻思着，没有一人敢动手去拖安心。

“怎么？你们没听见？”郭皇后满面怒容望着手下的太监。

“够了！”赵祯终于开口阻止了郭皇后的继续发威，喝道：“你退下吧！”

“官家今日不给臣妾一个交代，臣妾死也不走！”郭皇后说着便直直跪在了赵祯面前，咬牙切齿地望着安心。

太无聊了！怎么会遇到这种烂事。安心可没心思陪他们继续玩儿下去。她也不想赵祯再为难，毕竟现下朝中势力大半还是在刘太后手中，而这皇后，又是刘太后的人，与她翻脸就是等于跟太后过不去。安心现下待在这里还能靠着赵祯自保，但要是引来太后，那后果可就难说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想着，安心便站起身来，瞧了眼赵祯，示意自己要走了。赵祯微微点了点头，面色木然，看不出心内到底是怎样的百般纠结。

6 一见安心要走，郭皇后竟然急得抱头撞了过来，口内叫着：“做皇后竟要如此受一平民女子之辱，这皇后我不做也罢！”说着边拉扯住安心的衣裳，边在她身上掐打啃咬起来，死都不放她走。

安心被这女人弄疼，好不容易忍着没叫出声来。心内骂道，丫丫滴，这真是出门撞见鬼，怎么会遇到这种毫无修养形同疯子的皇后。是以望向赵祯的眼光里多了份同情。

赵祯急命众人将皇后拖开，这回他的脸色已不止是发黑了，已经是气得隐隐黑中带紫，目光凶狠犹如要将那皇后生生吞噬下去。

以安心的武功虽然对付高手不行，但欺负欺负这种不会武功的所谓“弱女子”还是能够的。眼见郭皇后在她身上掐出一块块青紫瘀痕，那些侍女太监们又一时拖她不开，忍无可忍之下，直接出手点了她身上几处大穴，将她扔到一旁去了。

这里正乱着，就有人进来禀道：“太后驾到！”

这回惨了！安心直呼倒霉，怎么还真把她给引出来了。赵祯心内也是一阵忐忑，只有郭皇后，被安心点了穴道，哭骂不出来，被太监们架着站直了身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太后一进门，见众人乱成一团，不禁怒问道。

“见过太后！”一大群人呼地拜了下去，安心无奈地撇撇嘴，拜吧，否则鹤立鸡群这也太显眼了，只怕不用等皇后说自己坏话，太后就先叫人毙了自己。

刘太后皱着眉将眼下的形势扫了一遍道：“我先前听小太监说，这里有

人顶撞了官家和皇后，可有此事？”

郭皇后说不出话来，赵祯上前陪笑道：“也没什么事，只是儿子先前召了蕲芜苑掌柜来谈谈养生之道，皇后误会了，是以闹了一场，倒是惊动了大娘娘，是儿子不孝。”

“是么？”太后扫了赵祯一眼道：“那我怎么听说因为那女子不肯给皇后下拜才惹得皇后生气呢？”

“绝无此事。”赵祯开始当面撒谎了，看来君无戏言也只不过是说说罢了，又道：“大娘娘若是不信就问问这里的太监宫女们，他们绝不敢扯谎瞒骗大娘娘。”说着，以警告的眼神看着他们。

那些太监宫女们吓出一身冷汗，我的爷哎，什么话不好说，偏偏要这样“陷害”他们，万一太后真问了，那说真话便是“欺君”，不说真话也是“欺君”，横竖这脑袋都是保不住的。

好在太后也没问他们，只是瞧了一眼郭皇后，觉得她今天安静得有点可疑，平日遇到这种事情早就哭喊着要自己做她做主了，便道：“皇后怎么说呢？”

郭皇后被安心点了穴道自然说不出话来，就连站着都需人扶，此时只能低头不言。

“嗯？”太后更是奇怪了，皇后怎敢不答自己的话，难道气疯了不成？

赵祯此时站在一旁冷汗都快冒出来了，要是太后知道皇后被安心点了穴道，不知会怎生处置安心。

安心这时正站在皇后身后，趁人不觉，轻轻解开了皇后的穴道。

“啊！”的一声，皇后叫了出来。原来她先前一直在努力想要大声喊出来，安心这一解穴，她自然收不住声。

太后皱了皱眉，身为皇后竟如此失仪，这副披头散发的模样又怎能母仪天下？想毕开口道：“皇后你身为一国之母，行为也该检点些才是，这样大叫大嚷成何体统？我先前可还听说你在此闯宫！”

这顶大帽子一压下来，皇后也顾不得什么了，一五一十将方才的事情说了出来。自然，说到她自己的时候，将那种种丑态悍样都略过不提。太后越听越是愤怒，望向安心的目光中带着冰冷的寒意，而赵祯却恨不得这时有人能拿块破布堵住这个疯女人的嘴。

“小掌柜，以前我还怜你聪明伶俐，官家原本还有意让你进宫，可今日

之事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这可怨不得我！来呀，将她拖出去乱棍打死！”刘太后冷冷吩咐道。

“是！”近旁太监得了旨就想上前将安心架下去。

“慢着！我有话说。”安心这时心下虽然慌乱却也还未失措，大不了就和这老太太撕破脸皮呗，反正她也活不了几年了。

“怎么？你还有话说？现下你的举止就已经狂妄无礼到足够死罪了，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何说法。”太后止住那些太监。

安心还未开口说话，赵祯已跪下求请求道：“请大娘娘收回成命饶她去吧，此事都是儿子的错，儿子不该召她进宫引起了皇后的误会。”

刘太后望着跪在地上的皇帝，面上神色木然心底却感叹万千。不知这小丫头使的什么法子，竟让赵祯对她如此维护，看来美色诱人当真不假，幸好自己当初没有让王蒙正那女儿进宫，否则现下情形只怕更遭。只是留着这个小丫头在总有一日是个祸患，最好是当下杀了，一了百了，想必皇帝难过一阵就会醒悟过来自己是为了他好吧！只是自己与他的母子情份只怕是更淡了。想着，不禁叹了口气道：“祯儿，不是为娘的心狠，只是这丫头留不得！”说着，挥挥手示意太监们将她拖下去。

“太后，我有话跟你说，是不是让这些人都回避一下？”安心也豁出去了，大不了丢了这条性命在此便罢！

“你有什么话便说吧！”刘太后已经有些懒得理她了，对她的无礼言行也木然起来，巴不得她快点说完。也不知这丫头怎变得如此愚笨，居然想让自己将皇帝和皇后一同赶走只听她一人说话。

听太后这么一说，安心面上忽然浮现出一阵奇怪的笑容，望了眼赵祯，心下有些不忍，但为了自己的性命，不得不赌上一把了，于是说道：“不知太后可还记得当年做妃子时身旁的侍女李氏？”

太后闻言全身一震，面上的表情带着不可置信，急忙止住安心道：“你别说了，这次就饶过你吧。”

“民女谢太后恩典，但民女还是有些不放心，生怕出宫之后遇到一些小毛贼呀或是挡路的强盗，还请太后……”说到这里，安心住了口，反正两人心中明白，她这回可算是破釜沉舟了，打赌刘太后会对李氏这个名字动容，也打赌刘太后必定要在自己出宫之后派人杀自己灭口。

身旁众人一头雾水听不明白她们在说些什么，不明白为何这女子轻轻

一句话竟能抵过皇上的苦苦求情，甚至后面的一些言语简直就是在威胁太后了。可刘太后心中却清清楚楚，现下绝对不能让安心当着众人将此事说出来，否则赵祯定然会对自己猜疑怀恨，只得先打发了这个丫头，日后再想法子打听她是怎生知晓此事的，再找个借口将她除去。是以颓然道：“罢了！我答应你。”

“口说无凭。”安心得寸进尺，她也不管赵祯在旁边做着杀鸡抹脖子的气色暗示她见好就收，偏偏要得到一个绝对的保证。

刘太后怒容满面却又发作不得，想了半日，将手上常日带着的一枚玉戒摘下来递给安心，冷哼道：“此戒乃是先帝所赐，见者如见先帝，有此戒在身，谁也没胆子动你。”

“民女谢太后赏赐。”安心笑吟吟接过来戴在手上告退出宫去了，留下身后一大票面面相觑不明所以的众人。

蘅芜苑中，安心此时正趴在床上叫骂连连。

“痛死我了，这皇后还真是恶毒。”安心哼哼叽叽地叫唤着，由着兰汀替她上药。

兰汀抿着嘴笑道：“谁让你居然连皇后都不理会，好大的架子哦！”

“她那恶妇模样我看了就讨厌，为什么要给她下跪？”安心气道。

兰汀轻轻摇了摇头道：“那太后你也不见得喜欢吧，怎的还是不得不给她磕头？想是你仗着自己与皇帝是朋友，有他护着你，自然没将那皇后放在眼中。”

安心细细一想倒也是如此。罢了，日后不再进宫去找这些莫名其妙的麻烦便是了。这次算是自己命大，刘太后有把柄在自己手上，否则这会儿只怕已是横尸在地了。

“那李氏又是什么人？怎会让太后如此害怕竟将你放了？”兰汀一边上药一边忍不住好奇问道。

“这个……不能说。”安心自然不敢说，关系太大，也免得连累到兰汀。

“难道这个李氏与那太后有什么关系，而你又与李氏有什么关系么？”兰汀猜道。

安心躺在床上满头黑线，什么时候兰汀也变得如此八卦起来。

房门被推开，蔡襄兴冲冲跑进来道：“展大侠说江公子身上的伤能

治……”话未说完就见安心一声尖叫，床上的枕头、手边的药瓶都当成是暗器一股脑向着蔡襄丢去，安心边丢边叫道：“出去！出去！你为什么每次都不敲门！”

蔡襄还未醒悟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众多暗器砸出了房中，尔后只听“砰”的一声，兰汀重重关上了房门，安心尤自在里头喋喋不休道：“蔡襄你这个小混蛋！以后要是再进我房间不敲门我就拿你的脑袋当门敲！”

蔡襄顶着一脑袋的鸭绒鸡毛兀自在那里发呆。这枕头还是安心说自己睡不惯硬枕，非要蔡襄杀了十几头鸡鸭才做出来的羽毛软枕，没想到现下用来打他。蔡襄傻怔怔不知道自己又怎么得罪安心了，他哪里知道安心此时正在房中上药，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好在兰汀及时放下了帐子，他还没有看见，否则，只怕用来对付他的就不是这些枕头药瓶，该换成铜锤铁棒了。



第二十七章 瑶瑟

安心抹完药，穿好衣裳快步走到江傲的房里，展昭正在那里皱眉不语。

“听蔡襄说你有法子治江傲的伤？”安心坐下探问道。“是，这伤其实在武林中也常见，一般用内力逼出来便是，若是伤势十分轻的，还可以自行运功调治，只是江兄弟受的伤更重些，我的内力修为不够，必须要找高手来治。”展昭沉吟道。

“一定要像我师祖那般的功力么？”安心知道展昭作为御前带刀护卫，武功不弱，大内里能胜过他的很多，但胜过许多的却找不着。

展昭点点头。

“那若是多个功力相若之人一同出手呢？”安心开始考虑人群战术。

这回展昭与江傲一同摇头。

“怎么？”安心问道，但刚问出口，自己便已了然，道：“是不是因为每人的力道方向不同，内力入体很可能会冲撞或是相扰？”

“是的。”

安心瞧了瞧躺在床上但精神颇好的江傲，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够这般轻松，打击他道：“可是现下我找不出这等高手。”

江傲一笑道：“我知道。”

安心瞪了他一眼走了出去，倒仿佛受了伤的是她自己，治不好，他却在一旁幸灾乐祸。



夜半时分。

虽说东京城内没有宵禁，夜市也依然在经营，但这个时辰，多半平民百姓早已入睡，因为天亮还要为着明日的的生活奔忙。蘅芜苑中的众人自然也已进入了梦乡。

江傲房间的窗前，忽然探进一只皓白如玉的手腕，腕上套着一只做工精细的翡翠镯子，指甲上染着淡淡的凤仙花汁。即便是在微微的月光下也能看得清楚。很显然，那是一只女人的手。

那只手轻轻地支起窗子然后缩了回去，再探进来的是一张精致绝艳的脸。杏脸桃腮，眉如春山浅黛，眼若秋波宛转，若是要说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也就只有这样的美人能够攀得上这样的赞美。片刻，这只手与这张脸的主人，已爬进了江傲的房间，一袭纯白的素色袍子，宽松地套在身上，行走之间隐隐勾勒出动人的线条，令人浮想连翩。

这个女人一进屋子，便准确地探到了江傲的床前，一掀被子竟然咯咯一笑钻了进去，两条胳膊紧紧地搂住了江傲的脖子，嘴贴着江傲的耳朵吹出轻轻的气息。

“你来了？”江傲没有半点惊慌，只是轻声问了一句。

“小哥这么晚了还没睡着，可是在等奴家？你知道奴家要来？”那女人嘴里柔声说着，手指却不停地在江傲身上各处游走。

“别摸了，你要的东西不在我身上。”江傲轻轻一笑。

“你到底是谁？”那女人闻言不禁怔了怔，随即便又投入江傲怀中，紧紧贴着他的身子在他耳旁轻声道：“奴家不管你是谁，原本，奴家确是为了你身上的物事而来，但现下，奴家改变主意了，奴家只要你这个人。”

任何一个正常些的男人，在半夜时分，忽然有美女自动投怀送抱，又柔声细语地说出这样一番话，多半都会忍不住动手动脚的。可是江傲却没有动，他笑了，沉声道：“可是我对你这个老女人可没有兴趣啊！你说说你今年到底多大了？嗯？瑶瑟。”

那女子闻言大惊道：“你怎知道我是谁！”

江傲微微一笑道：“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温飞卿这首《瑶瑟怨》你不陌生吧？”

那女子怔了怔旋即又笑道：“你知道奴家是十二楼之人却又如何？如此良宵美景，我们还是不要多说话了吧……”说着，嘴就向着江傲的唇上